

兒童世界

中華書局編印
桂勵立著
之邦經

第十卷 第十二期



商務印書館印行



鋼琴第一課

兒 童 自 由 畫

桃子

大 橘



徐渭畫

愛讀本刊者照片



徐兆兆



霍荫蔭林



陳及時



褚德德康



薛舉能



陳張張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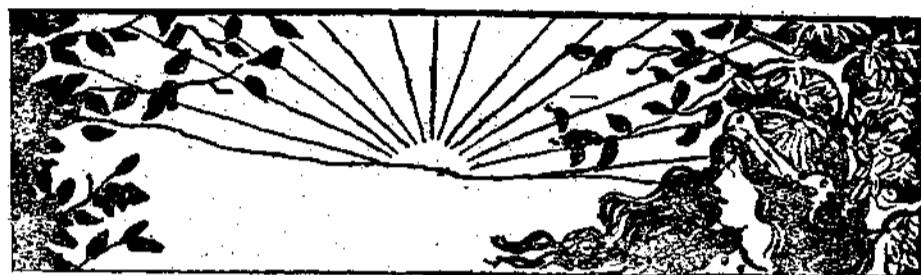
周子賢



李作恭



胡娟娟娟



兒童世界第十卷第十二期目錄

早遊(彩色畫一).....	封面	陸保鴻.....24
鋼琴第一課(彩色畫二).....	封後	
兒童自由畫(銅版圖一).....	插畫	
讀者照片九幅(銅版圖二).....	插畫後	
兩次失敗的王福(小說).....		
楊彬如.....1		
會耕田的狗(童話).....斌 咸.....3		
哥哥歸來(故事詩).....則 煦.....7		
熊夫人幼稚園(圖畫故事).....		
善惡的種子(童話).....張朝桐.....25		
兩個小蟲的戰爭(故事).....		
陳一鳴.....27		
叫笛(手工).....更 佩.....38		
兩個小朋友(長篇小說).....		
潔 西.....36		
甘 菜.....39		
畫謎.....		
志.....44		
懸賞第四十五.....		
汪仁侯.....13		



兩次失敗的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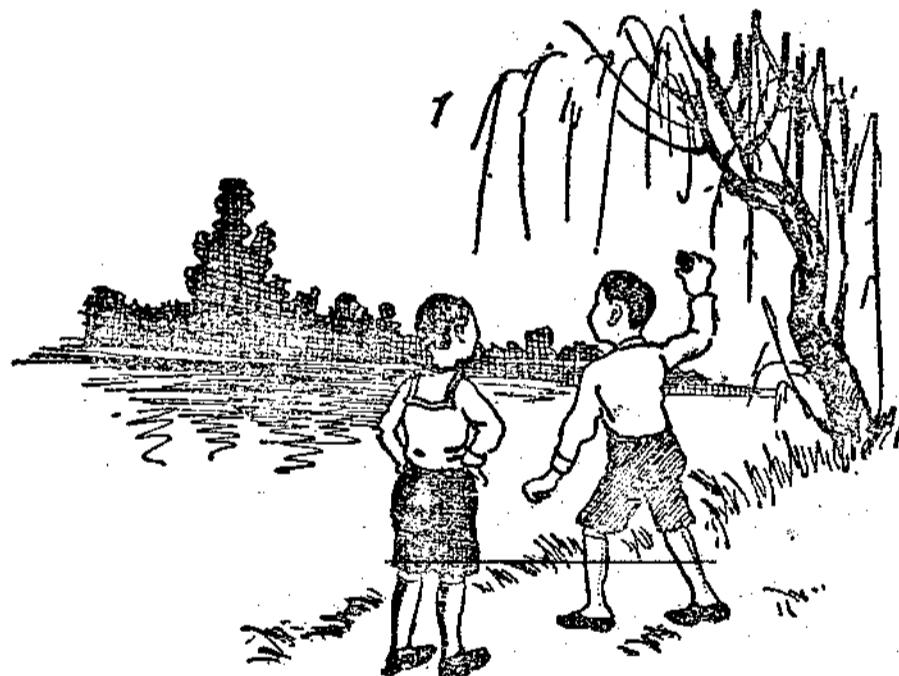
(短篇故事) 楊彬如

王福是一個歡喜佔小便宜的孩子。一天，他同李康出去遊玩，路上遇着一條大河，王福就邀李康比賽擲石子，說定擲得遠的，贏手心十下。王福教李康先擲，李康就在地上拾一石子，向前擲去，石子到對岸去了。王福想：輕的東西，容易擲遠，於是在地上拾了一片樹葉，向前擲去，誰知只拋出兩尺多路；手心十下，因此輸掉了。王福從此知道輕的東西是擲不遠的。

隔了幾天，王福預備了兩個一樣大小的球：一個是鐵質，一個是木質，約李康再來比賽擲遠。他想前天因為拿了輕的樹

葉，輸給李康，於是把輕的木球給李康，又約定贏家打輸家十下手心。結果，李康擲得很遠，王福只擲出得五六尺，王福又輸了。但王福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

諸位知道其中的道理麼？



李康拾石子向前提擲去



會耕田的狗（童話）

蔡斌咸

兩個種田的兄弟，現在要分住了；偏偏家中的遺產不多，祇有一頭牛，一隻狗。哥哥阿海狡猾些，便把牛要了，將狗分給弟弟小海。

他們分住之後，各自生活。但是牛是蠢笨的東西，在熱烈的太陽底下，拖着很重的犁，又被鞭兒抽打，牠自然要因為勞苦過度，漸漸地衰老了，後來竟因此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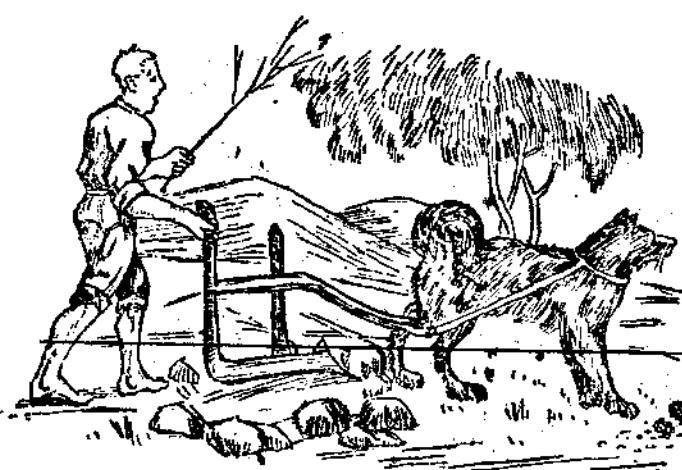
阿海的牛死了，田裏就荒蕪起來。阿海覺得不能不去耕種，他聽得弟弟的狗也會耕田，心中有些懷疑，便去問他的弟弟。

小海回答道：

『哥呀！我的狗和牛沒有兩樣，也一樣的會在田裏低着頭氣吁吁的帶着犁走；不過笨重的犁，擋到身子矮小的狗身上，牠怎肯走動？但是，我想了一個法子：捏了些飯糰，拋到牠前面去，那狗因想吃飯糰，自然向前走去，這樣，就把泥犁鬆了。』

阿海借了小海的狗回家去。起初依着小海的話去做；但是，不久，他就厭惡起來，非但不投飯糰，反而把牠重打，不到兩天，那狗就死了，他把狗屍埋在附近的山麓。

小海眼巴巴的等候他的哥哥送還他的狗，可是總不見送



小海教他狗的田犁

回來。他忍耐不住，便去問阿海。阿海將經過的事情告訴他。他就含淚問道：「狗打死了，屍骨在那裏？哥呀！告訴我罷！」阿海把葬狗的地方告訴了他。

這一天，恰巧是一「清明」，小海備了些酒飯，走到葬狗的地方祭那狗，表示追悼。當收拾碗筷時，忘記把一雙筷子帶回去。荒草地上長着二枝青竹，碧翠的枝葉很是繁茂，彷彿墓前的「坟頭樹」。風來時，發出奏樂似的聲音，葉兒跳舞般的顫動。「清明」又到了，小海又去祭狗，忽見青竹兩枝，心中有些驚奇！順手把竹幹一搖，祇聽得一陣金屬的聲響，接連的落下好多黃金，他雖然驚訝，却一齊拾了回去。——聽說這兩枝竹是筷長成的。

這事被阿海知道，他正當苦得不堪的時候，心想現在可以發財了，打聽底細，也就去祭那狗，他還行着禮說：「我的狗呀！」

你死了！我困苦極了！」說時，去搖竹幹。竹葉響，紛紛落下許多蜈蚣和毒的爬蟲，把他咬得好苦！不久，他已經毒氣滿身，躺在地上死了。



死較蟲毒和蛇蠍給海阿



哥哥歸來（故事詩）

余則煦

大門蓬蓬敲，
綠衣郵差送信到。
妹妹接着喜孜孜，
一面看信一面笑；
口裏嚷着說：
『小哥哥要回來了。』
盼着明朝快快來，

望着今日早早去；

明日午後三點半，
便是哥哥歸來時！

一夜無話又明朝，

三點半鐘亦來了；

妹妹只在門前張，

看那哥哥到不到。

哥哥到了妹妹接；

爺娘也是眉眼笑。

哥哥問爺媽：

『身體好不好？』

妹妹答道：



『不要吵！

一切事體都很好！

爺也健，

媽也好；

姊姊不愁，

弟弟也不鬧。

母雞會生蛋，

小雞會飛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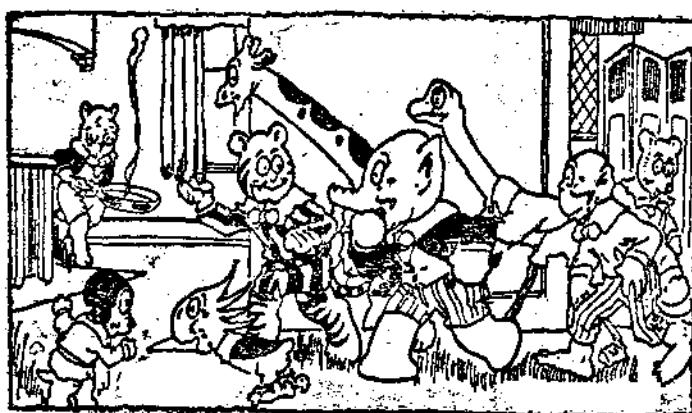
鴨子養得肥，

雄雞嗓子高。

連那門前的石獅子，

也會說笑也會跳！」

一守 (餅煎油) 圓稚幼人夫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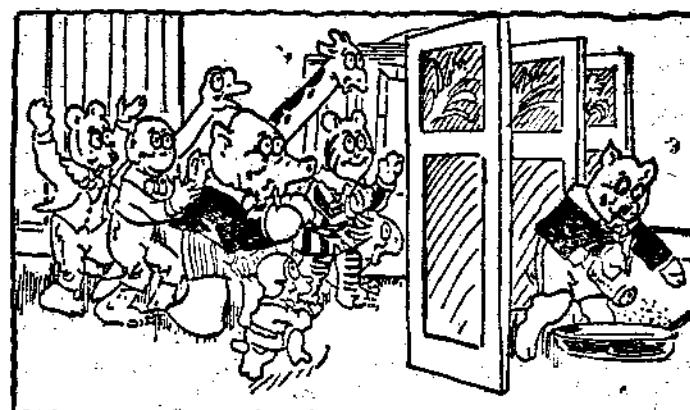


(二) 一天早晨，象兒道：「我
們聽說，個個高興起來。虎兒急
地叫道：『你們看，豬兒把油煎
餅帶上樓來了！』」

(二) 豬兒拿着餅，一面走，一面說：「我
們做一個遊戲：我走到屏風背後，你們却
站在屏風的前面，等我把餅從屏風後面擰
出來，你們爭着拾，誰拾着了，就誰吃！」虎
兒道：「好一個新鮮的遊戲！」



(三) 猪兒走到屏風後，從袋中摸出一瓶胡椒末出來，沒命的灑在餅上，他低聲的自言自語道：『他們吸着這些胡椒粉，一定要打噴嚏的！』這時，孩子們催着他：『快些，遲了，那餅就要冷的！』



(四) 又一會兒工夫，猪兒叫道：『你們預備好了！我要把餅拋出來了！』說着，把餅隔屏風拋出去。這時，熊夫人挽着一大簍已經洗淨的衣服走出來，那餅恰巧落在這一簍衣服上。潔白的衣服上沾了不少胡椒末。



(五) 熊夫人叫道：這是誰幹的事？猪兒聽見熊夫人問，嚇得登時把笑容收住，心裏撲通撲通的跳個不止，暗想道：『糟了，踢了禍了！』



(六) 熊夫人又問道：『這是誰幹的？』猪兒慢吞吞的道：『這不是我有意幹的！』但是熊夫人很是動怒，她道：『你把我已經洗淨的衣服弄髒了，你須得替我再洗乾淨了！』猪兒沒法，只好一件一件的給熊夫人洗。這時，熊夫人早招呼其餘的孩子下樓去喫油煎餅了，單剩猪兒在那裏洗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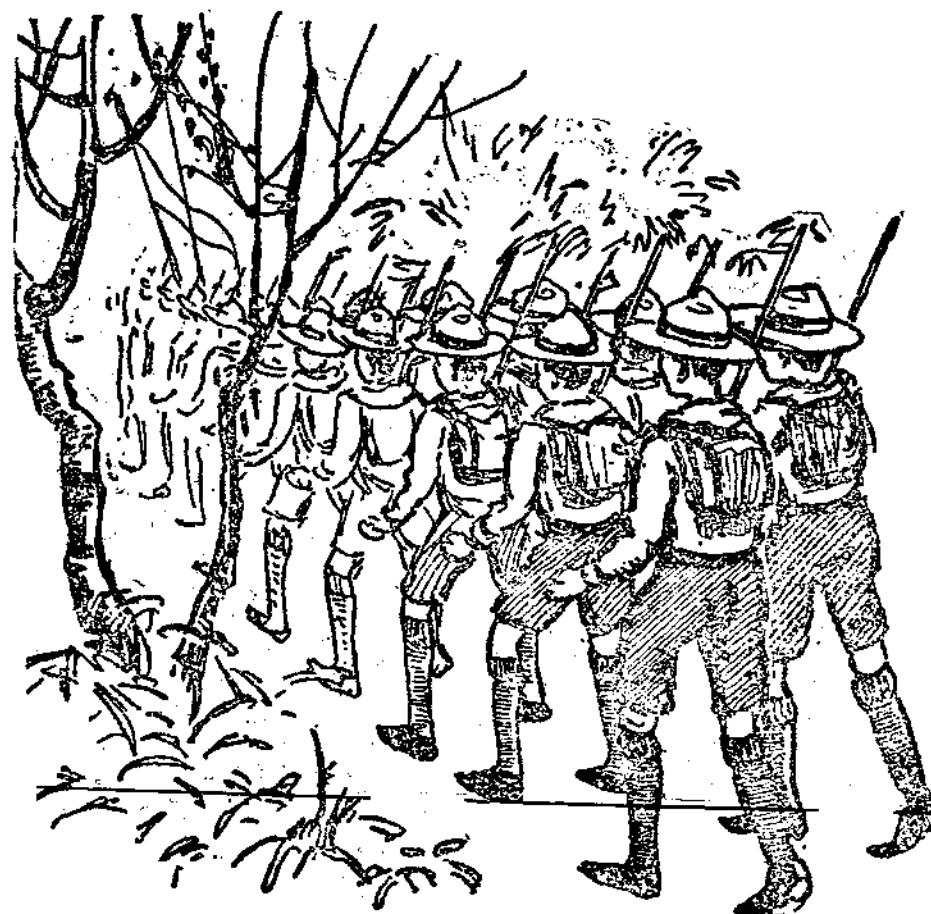
一對聰明的童子軍

(小說) 汪仁侯

哥哥旭初，弟弟旭英，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並且都入童子軍隊做隊員。他們戴着闊邊的呢帽，穿着靛青的衫子，橙黃的短褲，長統的襪子，烏黑的革履，勇赳赳，氣昂昂，好一對小英雄！這天正是三四月的天氣，陽光清明，春風和煦，他們的軍隊，整着隊伍，帶着篷帳和一應旅行用品，拖了轎重車，向城外山林中去，預備作幾天的野外生活。

這一隊隊員，都是笑容滿面，精神抖擻，那種活潑地的樣子，令人可愛。還有兩位和藹可親的教練員，做他們的領袖。他們到了目的地，揀了一塊適宜的地方——前面對着一

一條小河，便於汲水；後面靠着山林，便於取柴——止步休息。一回兒，教練員吹了一聲號笛，一班小朋友，一個個動起手來，打椿的打椿，支架的支架，各有職司，一瞥眼，把幾



去中林山外城向伍隊着整們他

座小小的篷帳，搭得整齊齊，宛如軍隊的營地一般。篷帳搭好，但見小朋友們從腰間解下斧頭，鐵鎚，小鉗等東西，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響，沒多時，在蓬帳四邊，掘起一條小小濠溝，居然是露營的規矩，色色齊全。

那時工作既畢，教練員又派定了幾位隊員，在蓬帳前站立着，擔任守衛的職務；又派定了幾位隊員，在營地四周，往來巡察，擔任巡邏的職務。分派完畢，解散隊伍，於是一班小朋友們，三三五五，成羣結隊的做些遊戲。到得太陽將要向午時分，號笛聲起，全體隊員，又聚集攏來，分成幾隊，各在本隊的蓬帳旁邊，掘地爲灶，生起火來，做他們的午餐。那時自有一番忙碌，不必細說；但是絕沒有絲毫紛亂的樣子，都是極有秩序，鎮靜而靈敏，那是不得不叫人佩服起敬的。

飯好了，菜熟了，便一隊隊團聚着席地坐下，吃他們用着自

已努力做成的樸素而香美的午餐。那教練員自然也在一塊兒吃。

飯罷，收拾膳具灰燼，又在營地附近散了一回步，唱了幾曲軍歌，然後由教練員召集隊員，開始做他們的野外功課，像辨認方向，觀察足跡等等。末了做了一種攻守遊戲，十分有趣：他們在營地四周，插着幾面旗幟，把全體隊員分做兩組，甲組做攻的，乙組做守的。攻的一組，先十分鐘向四邊散開，藏匿在各處可以隱避的地方；守的一組，在營地四周，注意瞭望。攻的人要用種種方法，達到營地，不被守的人窺破；守的人要在攻的人沒有達到營地之前，偵察出來，凡攻的人被守的人所發見，便失去戰鬪力，作爲俘虜。如果攻的人能殺在十五分鐘以內，達到營地，沒有被人發見，並且拔得一面旗幟的，就算勝了；要是守的人能殺在規定時間內，俘獲敵組全部半數以上，或始

終沒有被他們達到營地的，也就算勝了。

他們準備舒齊，教練員吹了一聲號笛，他們

便開始動作。

「振聲！振聲！」

一個看守營地的童子軍喊着。

原來振聲伏在林地上，沿着樹林，緩緩的蛇行而前，却被那位童子軍發見了。



了見發軍子童位那被却

那時教練員立即判定振聲已失戰鬪力作爲俘虜。

「你看！那邊河裏的水花飛起，微微的有嘩嘩的撥水聲，怕是他們泅水來襲營了！」又是一位童子軍對他的同伴這麼說。

同伴答道：「是呀，是呀，我也這般想。」於是他們就一塊兒跑到河邊，望了一望，同聲的喊道：「泅水來的不是維真麼？」維真自然也服從規律，立即抬頭答應：「是的，我既被你們發見，當然失去戰鬪力了。」說着，已經水淋淋的爬上岸來，他們也很和氣的說道：「維真，你快些回營換衣服去罷。」於是三個人就一同回營地去了。

那時附近來了好些看熱鬧的鄉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守衛的童子軍，很客氣地請他們站在一旁觀看。

忽然一位守營的隊員，指着一羣鄉民中間的一個，說道：

險呀！新民，你怎麼混在鄉民裏頭，險些被你混進營地，快些出來罷！」新民知道無可躲避，便從鄉民中間走了出來，大家一看，原來新民穿着一套鄉民的服裝，赤着腳，穿着草鞋，手足臉面，還塗些泥汙，簡直是個鄉民，要不是那位守營員精細的觀察，早已被他混入營地了。

正在這當兒，信號又響，大家回頭一看，却見營地一角的旗，一拔去了一面，教練員又一疊連聲的吹歸隊號召集隊員。不多一回，四處的隊員，又靜默，又迅速的集合攏來。攻組的隊員，知道已經失敗，個個露出驚異的神氣。但是不論那個都希望要曉得拔去旗的是誰，怎樣能會到營地，所以都是鴉雀無聲的靜候教練員發表。

教練員喊了一聲「立正，一齊參見道：『者立平是要帶導

隊來，笑嘻嘻的向大家行了一個禮。教練員道：「旭初，你把你怎樣潛入營地的始末情形，講給大家聽罷！」

旭初點頭道：「我們出發的時候，分爲幾組，向四邊埋伏，等到聽見號炮，各組依次出發。每組的人進行時，一個個多隔着十多碼路，但是都可以相互呼應，所以第一個人被俘獲，後面的人，便可立刻改換進行的方法。至於我們的一組，商定了一個「聲東擊西」的方法：前面一二個人，故意使敵人發見，讓敵人的注意點，都齊集在這幾個人身上，我却趁那時有一個鄉人趕着牛車經過，車上全裝些柴草，我便在身上插了些樹枝亂草，遮住周身，兩手攀在牛車後面，一直拖到營地附近，沒有被人發見，我就跳下車來，疾行人營，拔下旗來。真是僥倖得很！……說到這裏，掌聲和歡呼聲，混做一片。

攻守遊戲完

畢了，大家都覺得很辛苦，便又團聚在營地前面，休息閑談，講故事啊，說笑話啊，玩絲竹啊，各隊員都有表演，各好不快活。

他們要請教練員也做些事情，於是一位教練員出了幾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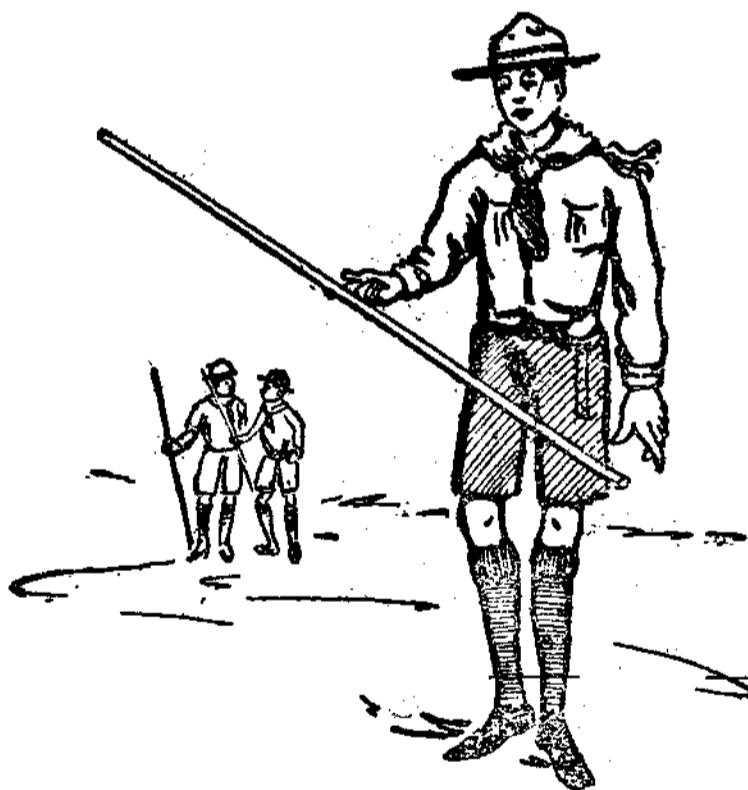
旭初攀在牛車後面到營中去拔旗

有趣的謎題給大家猜。一位教練員出了一個問題請大家回答。那個答題真蹊蹺，他道：『你們大家都帶着一根木杖，可是知道木杖的那一頭是樹根，那一頭是樹梢？』這問題一出，弄得大家搔頭摸耳，答不出來。於是有的把木杖兩頭細細的察看木紋；有的用指甲刻畫木杖，看那一端柔嫩，那一端堅硬；也有的用手指空空的敲那木杖，辨別聲音。但是無論怎樣，終沒有充分理由的答案。

最後，他們全隊裏的一個年紀最幼的隊員——旭英，發出清脆而明晰的聲音道：『我想大凡靠近樹根的部分，木質緊密堅實，份量一定較重；靠近樹梢的部分，適相反背，份量一定較輕。所以只要平伸一指，把木杖橫置指上，使木杖平衡，那末看那一端長的，一定因為質地鬆，份量輕，就能斷定是樹梢的一端了；那一端短的，一定因為質地密，份量重，就能斷定是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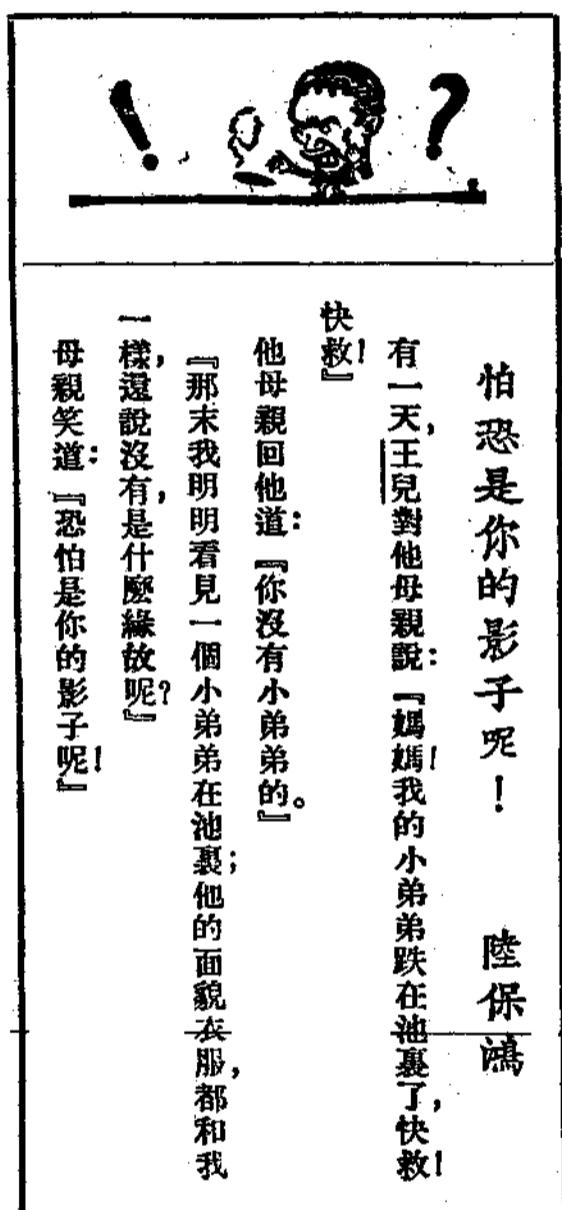
根的一端了。」旭英津津有味的說着，聽得大家都點起頭來，如夢初醒一般，個個人都用手指支着木杖，側着頭，閉着一只眼睛，細細的看那木杖是否平衡，果然無論那根木杖，都覺得一端重些，一

了。端輕些，因此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杖那端是樹根，那端是樹梢



英旭木杖兩端出驗的輕重

他們坐的時刻很久了，覺得有些厭倦了，於是他們的閑談終止，各人站起來四處去散散步，但是還隱隱聽得都在那裏說：「好聰明的旭初，好聰明的旭英，好一對聰明的弟兄……」



怕恐是你的影子呢！ 陸保鴻

有一天，王兒對他母親說：「媽媽，我的小弟弟跌在池裏了，快救！」

快救！

他母親回他道：「你沒有小弟弟的。」

「那末我明明看見一個小弟弟在池裏；他的面貌衣服，都和我一樣，還說沒有，是什麼緣故呢？」

母親笑道：「恐怕是你的影子呢！」



精物。1924.

月兒（詩）

梁國維

月兒！月兒！
我和我的弟弟，
在你的光下遊戲：
我唱歌，



他跳舞。

可是天不早了，
母親叫我們睡覺去；
但是你的神情，
還在我的腦裏！



我們怎樣才知道煮飯喫

(故事) 陳一鳴

我們都知道上古時候的人們，都是捉到野獸拿來生吃的。後來人們怎樣才知道把米煮成飯喫的呢？且聽我講這一個故事。

鐵鐵兒——原始人的一個——在家裏，因為接連下了三天雨，前天捉到的一隻小鹿，連皮都喫掉了，肚子很餓；但是天還下雨，不能出去。

第二天，鐵鐵兒的肚子餓極了；但是一天到晚的雨，又落個不停，仍是不能出去。

第三天，鐵

鐵兒的肚子
尤其餓了；但
是天還沒有
放晴，仍舊不
能出去獵食。

到第四天，

雨住了，鐵
兒快活極了，
挨着餓，打起

精神，出外找野獸去。但是直到太陽躲到西山裏去的時候，他連一隻小兔子也沒有找到，祇得垂頭喪氣的回來。

鐵兒回來的時候，西風颯颯的吹着，晚秋薄暮的景色，非

外出能不雨下還天



常好看，他却沒有這種心緒去欣賞，祇是很無聊的低著頭走。

忽地一陣清香，吹到鼻子裏來，他覺着餓得愈加熬不住了，抬起頭來見草叢裏有一種草，已經萎黃了，上面結着纍纍的小粒子；餓極的時候管甚麼，他便掐那小粒子來喫。

鐵兒喫了那萎黃的小粒子以後，覺着這種小粒子，很是清香可口，並且非常耐飢，從此



吃來子粒小那掐便他

他遇着下雨的日子，便找這種東西喫。後來給別的原始人看見了，大家就學他的樣；有的還預先儲蓄起來，防備沒找處時拿出來喫。

又一天，釘釘兒

——也是原始人的一個——的家着了火。不一回，他那樹枝架成的屋



子法的飯煮明發兒釘釘

子就燒去一大半，虧得天下一陣大雨來才把火澆熄。釘兒

卷十第

喫飯煮道知才樣怎們我

便拿樹枝撥着灰堆，要找尋他儲蓄的食糧——草上結的小粒子——找了好久，才找着了，不過有許多已經燒焦。他把沒燒焦的拿來喫，覺着比沒燒過的，尤其軟潤而甜美；從此他喫起這種東西來，總是和水放在泥做的罐子裏，用火煮着喫。後來給人家看見了，就大家學他的樣；有些人還拿這種小粒子，播種在空地裏，想法子把牠長得肥大，好多收取一點。

這種東西——草上結的小粒子——當時的人，叫牠做什麼，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了；但是現在的人，把牠叫做「稻」。





善惡的種子（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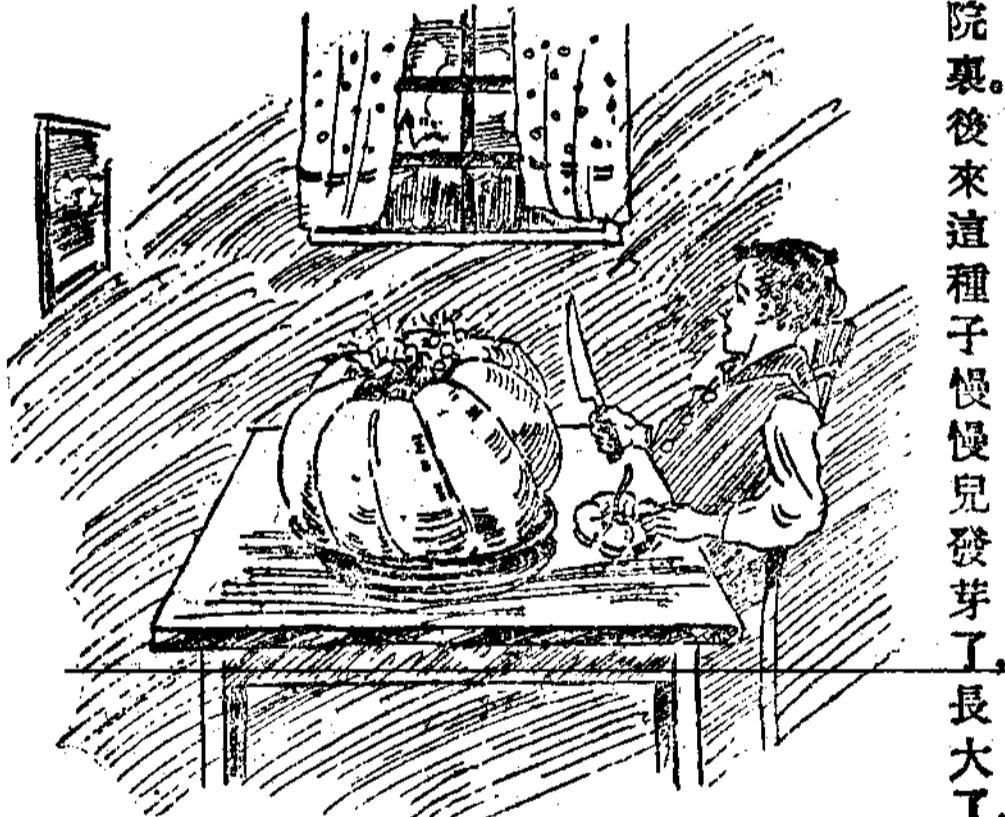
張朝桐

某處有一個仁慈的童子，很愛護生物。一天，他和許多小朋友，在外面嬉戲，拾頭看見空中小鳥很多，就有一個很刁惡的童子，拾起小石塊，望牠們丟去，恰巧有一個小鳥被他打傷足部，落在地上。這個慈愛的童子，看那小鳥很是可憐，立刻把牠拿到家裏，用米餵牠，直等牠的足傷完全好了，方才放牠回去；臨放牠時，又對牠道：「我可愛的小鳥呀！你以後要好好兒保重自己，不要再被惡人所傷。」

過了幾天，這受恩的小鳥，啣了一粒瓜的種子，放在他的桌子上。那童子看見了這粒種子，知是那可憐的小鳥報答他的，

就把種子種在庭院裏。後來這種子慢慢兒發芽了，長大了，開花了，花落之後，生了一個很大的瓜。他便把瓜摘下，剖開却見瓜裏藏着許多黃金，從此他可快樂極了。

鄰家有一個童子，看他憑空發財，就跑到他家裏來問他，他就一五一十的說了。那童子便回到家裏想道：



金得瓜剖子孩好

「要是我也和他一樣做，定可以得着許多黃金。」他正想間，恰好有許多小鳥，由他頭上飛過，他忙拿了一塊石子擊牠們，有一個瞬



惡孩子剖瓜見怪

氣的鳥，就被他擊傷了翅膀，跌落到地上來。這童子就也「依樣畫葫蘆」，一把牠放在家裏，用米餵養，等到牠的翅膀傷好了，才放牠回去。

過了幾天，這小鳥也啣一粒瓜子給他，他也把牠種在庭院裏。後來那種子也開花結實了；不久實結得很大了，他剖開了一看，却見瓜裏跳出很瘤惡的兩個鬼怪來，罵他道：「那鄰家慈愛的童子，看見小鳥傷足，很可憐牠，就拿牠回家，養牠，餵牠，所以應該得到善的種子。你看見人家發財，就不顧生物的性命，拿石擊傷小鳥，也想得着善的種子麼？」鬼怪說完，就拿出棍子打他；打了許久，這兩個瘤惡的鬼怪，就不見了。



兩個小蟲的戰爭

—小說— 濟西

有一個小水甲虫，差不多像一粒黑點般大小，正在水桶中萍藻間游來游去。那水桶邊上有日光的地方，停着一隻水螅，是一隻小而黃色的虫，全身有兩三分長，若把牠的形狀放大起來，好像是一條烏賊魚。起初我覺得牠們住在這水桶裏，一定很是安樂的，可是我用放大鏡細看一會，那情形就大變了。那隻水甲虫游過去，到了水螅身邊，被水螅擒住，牠們倆就大鬪起來。水甲蟲用盡全身氣力要踢開水螅逃生，水螅却越發捉得牠緊，想要把牠吃下去。

牠們格鬪了許久，末後，我見水甲虫慢慢給水螅拖到嘴邊，水甲虫還是拼命爭扎，以後就漸漸被水螅吞嚥了。

那水 蠼的腹 部極薄，因
此我還 看見水 甲虫在 牠腹裏
用腳猛 踢哩。

這一場戰爭完後，那水桶的形狀仍舊和以前一樣，太陽仍舊很光亮的照在水桶上；但是我心裏覺得有些兩樣了，——我覺得那水桶裏並沒有什麼安樂，正有許多患難苦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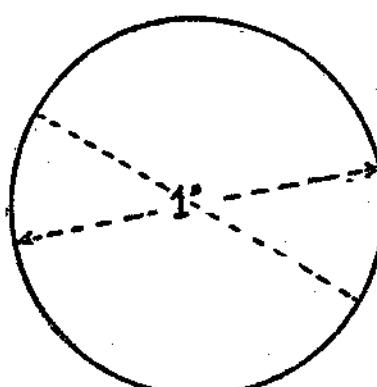
仗打們牠看細鏡大放用

叫笛(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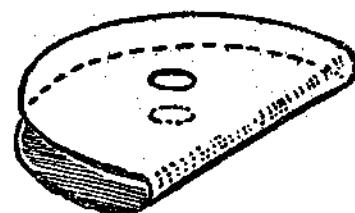
更佩

用一塊馬口鐵，剪成直徑一英寸的圓形；依着直徑折過來，折疊成一個雙層的半圓形。然後再照着圖上，把這雙層半圓

形，穿一個孔通過，就成



圖一 第



圖二 第

功一個馬口鐵的叫笛了。這叫笛緊含住在嘴脣裏，——叫笛開合的一邊向外，兩孔被嘴唇遮過，——又把舌頭抵

住叫笛這一邊和兩孔，就可以吹起來了。
初吹這叫笛的時候，或者吹不響，但練習了些時，就能隨意吹出音調來的。

兩個小朋友

(長篇小說續第十一期)

甘棠



告新讀者：朱明和他的好朋友張麗跟着他的祖父朱朔坐船到一個海島去尋從前失去的寶貝。他們到了那個島之後，就蓋了一間木屋住着。第二天早晨，朱明一覺醒來，看見窗外有一個黑人的面，霎眼就不見了。朱朔領着朱明張麗，跟着黑人的腳跡，把黑人追着，這黑人說他是受一個白人雇用，潛到水裏去尋寶貝的，朱朔就和這黑人攀談起來。

第十二章 一個發見

老朱朔兩眼釘住黑人的面，問道：「柯柯，你不是說那個白人去了之後，你不知他的去處麼？」

那黑人道：「他去了之後我就到處去找他找不着却在這裏遇見你們！」

朱朔道：「從此以後，你是不再替第二個白人入水找東西了？」

黑人很決心的道：「不給我錢，我是不幹的。我窮得很呢。」

朱明向他祖父瞧了一眼，老朱朔知道他孫子心中的意思，轉身向那黑人道：「你也不要去找那個白人了，你就替我入水一次罷。」

那黑人那高興的道：「我柯柯本來是一個極會潛水的人，能夠採取許多珠蚌！等我試給你看！」說着，一直走到湖邊，縱身入水，泅到湖中一塊大礁石旁邊，爬上石，站在石尖上，轉身向朱朔等鞠了一個躬道：「請你們看我潛水在底多少時候。」說完，撲通一聲，翻身入水，霎時不見了。

朱明和張麗目不轉睛的望着湖水，等候黑人的頭冒出水面來。但是，過了許多時候，總看不見。朱明和張麗着急起來，面上顯出驚懼的樣子。

張麗叫道：「朱伯伯！他在那兒呢？——他不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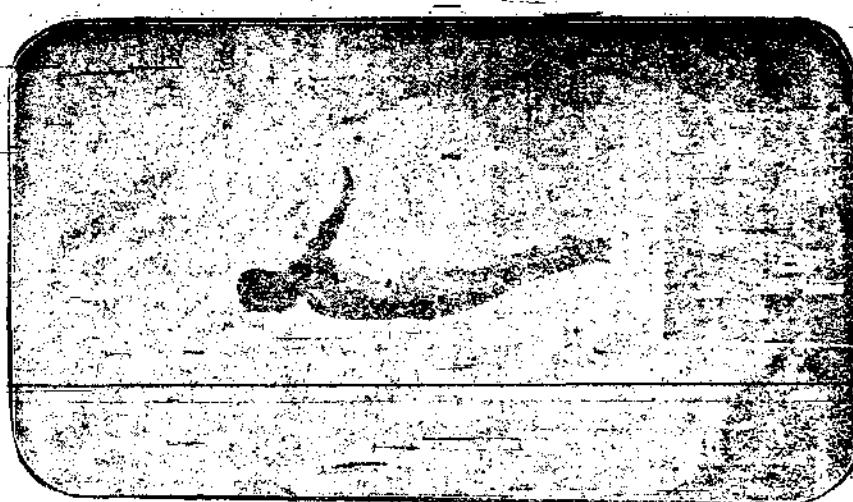
老朱朔微笑地道：「不要替他擔心，他不會淹死的。」

朱明也急道：「或者會的：他在那兒？快些，張麗，快些，張麗！」說着，

挽了張麗的手，近到湖邊，極力向水中觀望，但是一點也看不見甚麼。張麗忽然指着一處叫道：「這不是他？」

朱明看時，果見柯柯坐在水底，手中握住身邊的水草，不使身體上浮；他的態度很安閒。當他看見朱明和張麗的時候，他招招他的手，站起來，衝出水面，接着深深的一呼了一口氣，好像鯨魚久潛水底，把肺中的空氣噓出來一樣。

朱明和張麗見柯柯能潛在水底這樣長久，固然奇怪，就是老朱朔也非常，說生平所見的探珠人，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的。朱朔把柯柯誇獎一番，柯大喜，朱朔就引着他，把孩子門子等引到大船上。



柯柯跳入水裏去

老朱朔對黑人道：「吃過早餐之後，我帶你到礁湖那裏，請你給我做一件事。現在，我們就預備早餐罷。」說着，就把早餐弄起來，同黑人和孩子們吃了，就帶着黑人及孩子們，一齊坐艇找到礁湖裏。黑人坐在艇的一頭，腰間縛着幾塊重石，預備入水後，能夠深入水底，他一看見了那隻沉在礁湖裏的船殼，立刻跳起來，大叫道：「等我入水去，等我入水去！」老朱朔見他要跳入水，一手把他扯住道：「等一等，柯柯！不要這樣忙；讓我要尋的東西告訴你，你方可下水去啊！」

老朱朔教黑人到沉船裏找一個小木箱，箱上有許多繩緊繫着，放在船員梯的底下。老朱朔說這番話的時候，黑人白瞪着一雙眼，似乎不懂；老朱朔多方解說，好不容易才把他說得明白。他一明白了，就跳身來叫道：「我把牠尋出來，我一定把牠帶上來給你。」說着，撲通一聲，跳入水裏，一會兒，復出水面，對朱朔道：「尋不着，但是我一定要把牠尋着的。」說完，又潛入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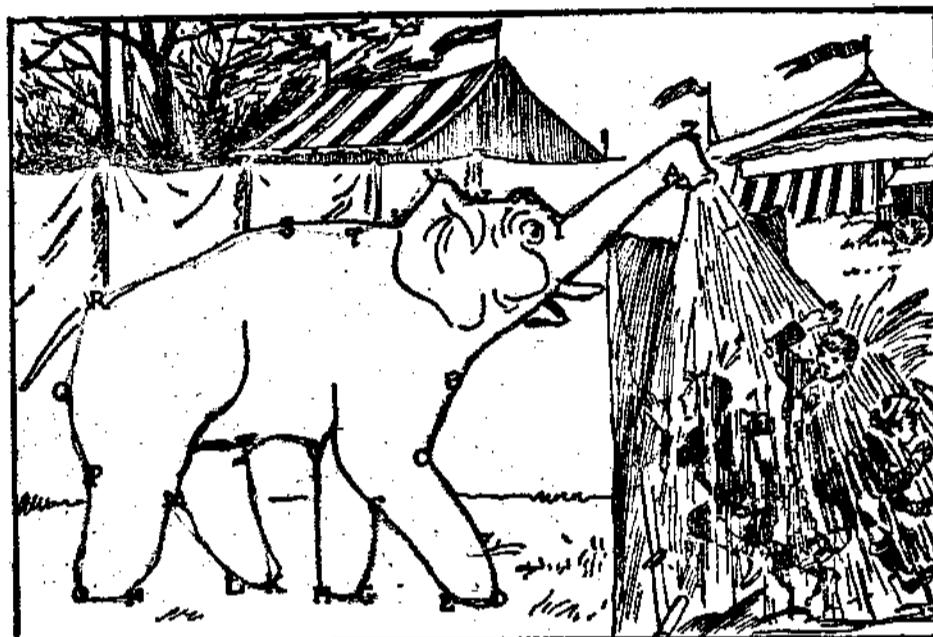
約莫十分鐘之後，柯柯又冒出水來，滿面笑容，大叫道：「我把牠尋着了。牠不在梯子底下，牠是在甲板上！」

朱明和張麗聽說，兩顆小心，撲通撲通的跳起來，老朱朔也失了平常裝嚴的態度，喜歡得手舞足蹈，但一剎那間，仍極力鎮定，向柯柯問道：「你真的尋着了麼？不弄錯麼？」

柯柯道：「你可把牠扯上來看，我在牠上面，縛着一條長繩呢。」說着，游近艇邊，把繩頭遞給老朱朔，一面爬上船，坐在船尾休息。

朱朔叫道：「好重呀！明兒，張麗，你們也來幫一幫手。」朱明和張麗聽說，就雙手握着繩盡力往上拉。那箱真重，合了三個人的力，拉了半點多鐘，還未曾扯出水面。後來，朱明俯身向艇底一望，喜得叫起來道：「爺呀，上來了，在這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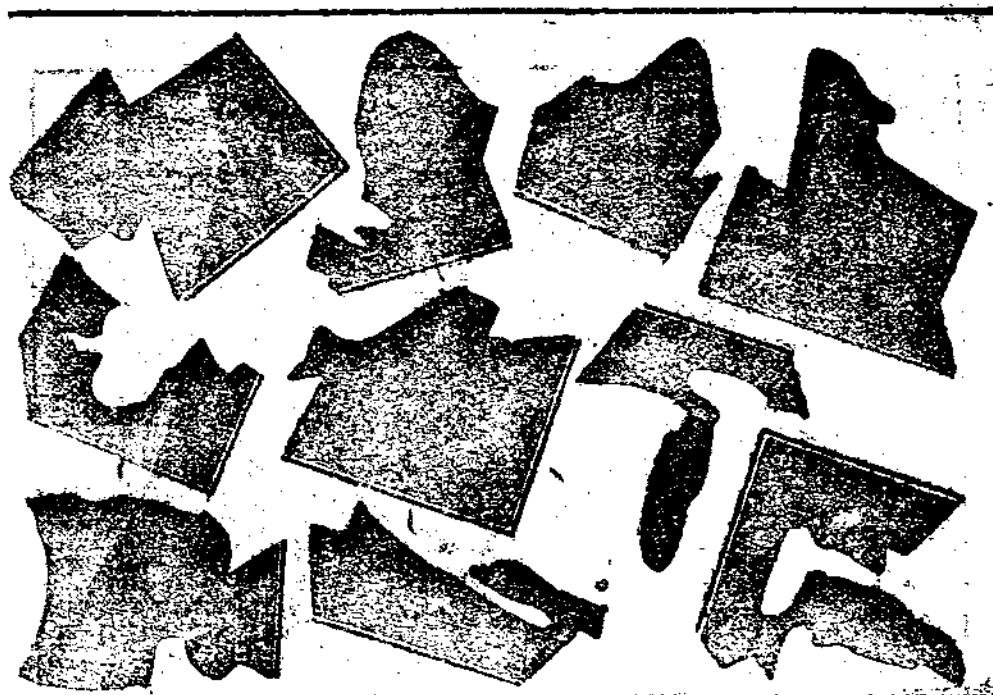
張麗俯身望去，只見清水底下，一個箱子模樣的東西，上面滿生青苔，不由也喜得心花怒放。（未完）
(要知箱子裏有沒有寶貝請看下章)



▲畫謎▼

馬戲場上做馬戲，有幾個
頑皮的孩子立在場外，從幕
隙中偷看。他們看見一頭象
向看客討錢，便拿幾塊小石
擲給牠。一會兒，象演噴水戲，
牠把鼻中呼滿的水，噴射在
孩子們身上。

諸位如果要看那頭象，只須依圖中
的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順次畫去，就會
看見了。



●懸賞第四十五●

這裏又是一個拼成一隻動物的玩意兒。請諸位把上圖的碎塊剪下，再把牠們染黑拼起來，拼成了，貼在另一張紙上，給我們。

應徵的須貼懸賞印花并須註明姓名，年歲，通訊處寄上海商務書館

編譯所兒童世界社。不貼印花的一概不取。答對的，可得一種好的圖書。限陽曆七月二十五日截止，逾期無效。